

歐美名家小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殺

法國名家穆麗士羅士堂氏著

周瘦鵑譯

近代法蘭西文壇上。其以戲曲負盛名者。有愛德孟羅士堂。Edmond Rostand。享德格勒。"Chantecler"一劇。蜚聲歐洲久矣。有子曰穆麗士。Maurice。擅小說家言。亦有聲一時。稱二難。蓋猶百年前之仲馬父子焉。斯作英名。『我所殺之人』。"The Man I Killed"。言歐洲大戰中一軼事。深慨於戰時殺人喋血之慘。遂以殺一敵人爲有罪。異仁者之言也。今吾國武人肆虐。黷武窮兵。無已時。驅全國之父子兄弟。互相殘殺。震旦家家。悉淪陷於血海淚河之中。其爲禍之慘。實亙古所未有。吾誠願國人咸一讀斯篇。儼然有悟。亟起而作弭兵之運動也。

江浙開戰後之第十五日瘦鵑識於紫羅蘭室

神。父。我。已。殺。死。一。箇。人。了。這。回。事。早。已。做。下。再。也。不。能。改。變。了。像。這。樣。的。罪。任。是。上。帝。之。力。也。無。法。解。脫。即。使。可。以。補。過。或。忘。卻。然。而。終。於。不。能。抹。去。了。這。一。回。可。怖。的。動。作。永。永。存。在。再。也。不。能。從。上。帝。所。寫。運。命。的。碑。上。擦。抹。掉。了。

我。殺。死。一。箇。人。這。一。件。神。祕。奧。妙。的。東。西。叫。做。生。命。是。多。憂。多。慮。很。脆。薄。很。不。可。思。議。的。東。西。一。切。科。學。都。不。能。維。持。的。仗。著。名。譽。能。使。他。不。朽。仗。著。情。愛。能。將。他。轉。移。我。卻。在。一。揮。手。間。把。來。毀。滅。了。這。幾。百。萬。分。鐘。所。緩。緩。建。設。起。來。的。我。在。一。秒。鐘。間。破。壞。淨。盡。這。凡。百。人。類。所。力。圖。保。存。的。一。件。寶。物。我。竟。在。一。秒。鐘。間。打。消。了。

尋。常。的。殺。人。犯。總。得。抵。償。他。所。犯。的。罪。他。要。是。捉。拏。住。了。就。得。受。罪。倘。沒。有。拏。住。也。得。苦。苦。的。躲。藏。他。在。世。之。日。常。被。危。險。所。逼。嚇。從。此。沒。有。一。絲。生。趣。那。麼。也。

就爲了他所做。的事受了懲罰了。牧師先生。然而我卻不像那旁的殺人犯。我殺死了一箇人。卻沒有人恫嚇我。我殺死了一箇人。卻自由自在的走開了。

我的罪是無可寬恕的。我一箇人都不愛我。我也不愛他。因爲我是殺死他的。我並不認識他。我也並不爲了嫉妒。或爲了情愛的事殺死他。只爲有人對我說「殺」我纔殺他了。只爲那禮拜堂中的鐘鳴著。這號令道「爾當殺」我纔殺了。你禮拜堂中的鐘也是這樣鳴著。

我並不恨他。我只瞧見他。一次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他對。我瞧也。只是他最後的一瞧。很勇敢很兇猛。我覺得他的靈魂似乎超出於語言之上。直穿透了。我的靈魂。我永永不能忘卻他。他那最後的一瞧。我至今還沒有知道。他是表示那一種意思是表示臨死時的深憂呢。還是爲了見我殘殺表示深切的悲憫。

也許是把他這雙垂死的眼睛穿過了。現在瞧到未來。瞧見我未來所受的種種苦痛。每夜總教他驚醒了。不能熟睡。長長的日中也總被他那最後的一瞧打擾著。不能安貼。

神父。你甚麼都已聽得了：

我記得那天。我記得那天的日期。那一張臉在旁的許多臉中顯現著。因此別的日期和那一天一比。就覺得黯淡了。那天也不過是秋季的一天。似乎沒甚希罕。然而比了別種記憶。都覺得明白些。那天是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我照常的起身了。天空中沒有甚麼遮掩雲影像塵埃般浮動著。

先還並沒有進行攻擊的事。我們剛接到了郵件。然而這都沒有關係的一切事情。卻湊集於半點鐘中。很短促。很可怕。攻擊令已下了。我們從地下的泥窟中。

爬出來前去和敵軍接觸。於是到了那時間。我放槍了。我瞧他跌倒下來。眼見他受著那種自己知道被殺時的慘痛。倒像他的腳邊早就掘好他的墳墓了。當下我便走到他那邊去。見他躺著不動。倒在一株不動的樹腳下。瞧去很像是另外一株樹連根拔起。僵臥不動了。我不知怎樣近邊只有我們兩人旁的人都已趕向前去。在別處肉薄了。但他已瞧見了我。他已知道並不是犧牲在一箇流彈之下的。他知道是我施放這一彈的。他在去世以前。便眼睜睜地對我瞧著。這一瞧時間很短。他那兩眼中卻包含著無聲的哭喊。

這回事發生得很快。很自然。一箇人犯了這樣最大的罪。卻似乎沒有甚麼關係的。在他跌下去的地方。我瞧見了他姓名的簽條。就從他腕上卸下來。加在我的腕上。我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如此。一切事情都像是夢境中的一節。做這夢。

的。也。不。知。是。誰。

於是。我。不。一。會。也。受。了。傷。了。失。去。了。知。覺。醒。回。來。時。已。在。亞。米。恩。的。病。院。中。這。時。期。間。空。空。洞。洞。的。我。甚。麼。都。不。記。得。咧。

然。而。我。頭。腦。一。清。醒。時。就。想。到。他。了。他。的。臉。像。他。臨。死。時。那。麼。現。在。我。面。前。一。張。臉。是。他。的。臉。他。那。一。雙。灰。色。的。大。眼。珠。像。霧。氣。般。嵌。在。那。眼。睫。的。中。間。右。太。陽。穴。一。條。藍。色。的。迴。血。管。直。達。到。他。的。腦。府。中。

我。們。所。愛。的。一。人。倫。失。去。了。我。們。苦。苦。的。要。把。他。的。臉。記。在。心。坎。中。往。往。像。流水。般。一。瞥。而。逝。但。是。他。的。臉。偏。清。清。楚。楚。的。留。在。我。眼。前。也。惟。有。他。的。姓。名。從。過。去。的。黑。影。中。湧。現。出。來。此。外。有。好。多。人。的。姓。名。我。所。應。當。記。得。的。卻。都。模。糊。不。清。彷彿。用。不。旋。準。的。望。遠。鏡。望。那。海。中。島。嶼。一。般。而。在。這。好。多。化。爲。烏。有。的。熟。姓。名。

中。惟。有。一。箇。姓。名。很。孤。寂。很。慘。惻。而。又。像。歸。罪。於。我。似。的。突。起。在。前。這。一。箇。姓。名。即。是。他。的。姓。名。一。刻。比。一。刻。的。清。晰。了。就。叫。做：

歐。孟。方。胡。德。林。

那。一。箇。日。期。——一。箇。姓。名。就。把。現。在。的。我。完。全。拘。管。住。了。每。分。鐘。中。總。有。這。姓。名。和。這。日。期。不。住。的。鳴。著。比。一。切。愉。快。之。聲。都。響。亮。比。一。切。悲。慘。之。聲。都。深。沈：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歐。孟。方。胡。德。林。

旁。的。殺。人。犯。總。在。事。前。先。知。道。他。殺。死。的。是。誰。并。且。也。知。道。爲。了。甚。麼。殺。的。但。我。事。前。卻。不。知。道。殺。的。是。誰。爲。甚。麼。要。殺。他。到。得。我。一。犯。了。這。罪。就。不。知。怎。的。竟。不。能。安。安。靜。靜。的。過。活。了。我。總。要。探。明。他。是。那。一。種。人。他。又。住。在。那。裏。的。牧。師。先。

生。你。聽。明。白。了。

但。我。怎。樣。去。探。明。呢。經。過。了。好。多。日。好。多。夜。好。多。年。的。苦。痛。我。就。決。意。到。德。意。志。去。也。許。他。的。誕。生。之。地。足。以。助。我。探。明。一。切。：。我。是。一。定。要。知。道。的。可。是。我。既。知。道。了。那。死。者。的。姓。名。還。記。得。他。的。聲。音。面。貌。而。偏。偏。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我。想。到。這。裏。覺。得。竟。不。能。活。著。做。人。了。

神。父。你。瞧。偷。我。們。的。槍。彈。礮。彈。和。我。們。的。攻。擊。是。在。一。次。無。名。的。混。戰。中。施。放。的。那。麼。這。罪。不。是。我。們。箇。人。的。罪。我。們。不。過。在。國。家。所。犯。的。大。罪。惡。中。做。盲。從。的。殺。人。者。罷。了。然。而。我。是。明。明。瞧。見。他。的。他。的。眼。睛。曾。和。我。的。眼。睛。互。相。接。觸。我。曾。聽。得。他。的。哭。喊。因。此。我。箇。人。就。有。了。罪。了。這。並。不。是。一。國。利。用。著。我。服。從。的。手。臂。將。他。殺。死。實。在。是。一。箇。人。殺。死。別。一。箇。人。那。時。我。儘。可。停。住。不。放。槍。免。得。犯。這。不。

可彌補的罪惡。然而我卻不肯停住。我就犯這罪了。我殺死了人。政府中雖獎勵我各國雖讚美我禮拜堂雖祓除我的罪——我卻仍是一箇罪人。

我原知道他是屬於一箇敵國的。我也知道要是我不殺死他。他要殺死我的。我也知道我們是奉令作戰。彼此像不能相容的星一般。然而我曾瞧見他最後的一瞧。永永不能忘卻。我即使可以提出寬恕我罪惡的種種理由。來只是未免侮辱了他。他如今是我一切思想所專注的東西。我捱受一切苦痛都爲了他。在他更是可憐。因爲他是被我殺死的啊。

我所得他的唯一線索便是他的姓名。但我怎能從德意志全國中去探尋他出來呢。我很著力的檢查各地的人名地名簿。有一箇胡德林曾在海德堡大學念過書的。可就是他麼。此外紐士達也有幾箇胡德林德來士屯也有幾箇胡

德林柏林也有幾箇胡德林他又屬於那一處的呢。一天我決意寫一封信寄與住在柏林的一箇高志方胡德林信中假做說我在戰前曾認識歐孟很想再和他一見的話。

於是回信來了。那信中說道「歐孟方胡德林是我的姪子他是我哥哥的兒子。如今我哥哥正和他夫人住在華恩河上的奧白威士村中他們自兒子死後便退居鄉間了。歐孟是在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間在法蘭西的鐵鹿附近戰死的。」

這分明是他了。

這信是寫給我的。寫給我這殺死他的殺人犯他也許是一箇獨生子罷。他們二十多年來所愛護撫養的人我卻在一秒鐘間把來毀滅了。這話是真的愛情。

無限痛苦也不分國界。

我便往奧白威士村去了。

神父我到那村中時天已入夜了。那大河的兩岸似乎騰著夏季的餘炎。我曾瞧見那聖威納禮拜堂的殘址紅石鑿成的穹門似是血染的一般。這裏已是奧白威士村了。歐孟一定是常在這裏消夏的。他在孩提時就跪在這聖壇之前。卽是我此刻預備祈禱的所在。我在這禮拜堂中逗遛了好久。然後走到堂院中去。但我卻不能祈禱。另有一箇婦人停留很晏。用面幕遮著臉。這多分是他的母親。

我尋到他們的住屋了。是在森林近邊的一帶屋子中間。但比別的屋子似乎更暗些。陰森些。有一次我曾在這屋子四周徘徊了好幾點鐘。

一天黃昏六點鐘時那門開了一箇全黑的人影出來了他離開門口似是一大片枯葉從樹上飄落下來似的伊向著我這邊走近走過時幾乎接觸到我了那兩道眉和眼下的黑影因著那面幕更覺得濃黑些瞧那臉的全部在嘴唇邊現著一種悲憫之狀——這正是我那天早上在鐵鹿所瞧見的那張臉這正是他的母親了伊緩緩地走著雙手捧著一本祈禱書伊到那裏去啊天色差不多暗了那晚風頑著伊的面幕瑟瑟地飄動伊還沒有從深憂中回復過來仍是陷在無底的憂窟裏直把伊磨折得衰弱不堪了伊正在想念他我們倆的思想似乎正混合在一起

這裏是我們兩箇人伊是生他的我是死他的伊是他的建造者我是他的毀滅者

那門隨後關上了。伊轉向鎮中走去。我不知怎的跟隨著伊。伊走向禮拜堂。只並不進去。一逕走到墳場中。伊在那許多墳墓中間走得很快。這些墳墓好似一排陰冷的小屋。伊分明在這死城的鄰近走慣了。我在伊後面跟著。驀見伊停住了。腳跪下地去抽抽咽咽的哭將起來：

一片素淨的白石像一箇瘦削的身體般平臥在那裏。四下裏圍著白楊矮籬。此外沒有甚麼了。單有一塊大理石豎在那裏紀念這陣亡的戰士歐孟方胡德林。我立著讀那石上的字。這些字已在我靈魂中刻過了一千次了：

歐孟方胡德林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一千九百十五年

伊低頭哭著。伊的眼淚流入黑夜之中。這裏似乎正流著天下慈母的眼淚。不

問甚麼地方不問甚麼時期似乎把伊們所流的眼淚都薈集在這一箇慈母的眼淚中落在這冷寂的墳墓上時在靜夜地在僻處又有那殺人的人在一旁瞧著。

伊先還沒有瞧見我直到轉身出去時纔瞧見我了伊的面上斗的起了一種奇怪的神情多分是爲了受苦已深不能再有甚麼驚動伊了伊似乎向我走近了些接著便低聲問我道「你認識他麼」

我撒謊回了一聲「是的」我便和伊結識我直打到伊憂鬱的中心了

伊又喃喃問道「你認識他麼」我這殺人犯便又回了一聲「是的」我不是當真認識他麼除了他母親以外還有誰把他的臉刻在心坎上比我更深呢伊瞧他生我瞧他死我曾殺死一箇人了撒謊又打甚麼緊當下我便說他曾到

過海德堡我也曾到過那邊就在那裏遇見他的我借著這撒謊做了幌子便入到歐孟方胡德林的屋中

神父這幾箇禮拜中的生活沒有甚麼可以描寫的了我是一箇生客是一箇仇人但他們卻不管只當我是他們的兒子的朋友我是認識他們兒子的

他們依戀著我似乎依戀他們青年的兒子我簡直變成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我從沒有見過那種深刻的隱憂像表示在他父親臉上一樣的他的模樣兒很像的那文豪老貴推蓬亂的白髮擁著他黯淡的臉面像是加上了一箇框子一般我從沒見他那雙清明的大眼睛中有過一滴眼淚然而他除了訴說積憂以外竟沒有別的話可說他屢次對我說如何接到那惡耗的電報但從不曾提

起。那。死。的。日。期。便。是。他。夫。人。也。絕。口。不。提。

他。們。老。夫。婦。倆。似。乎。要。隱。瞞。著。這。箇。日。期。年。年。此。日。就。由。他。們。倆。作。深。切。的。悲。悼。但。他。們。總。不。住。的。講。起。歐。孟。更。講。起。歐。孟。的。少。年。時。代。歐。孟。是。很。愛。音。樂。的。喜。弄。繁。華。令。自。他。死。後。便。沒。有。人。去。動。他。的。繁。華。令。他。們。二。老。也。不。忍。再。聽。音。樂。每。逢。假。期。總。把。窗。子。關。上。了。

老。亨。士。加。士。伯。喃。喃。說。道。『你。還。沒。有。知。道。他。何。等。的。愛。音。樂。咧。他。是。何。等。的。愛。著。每。天。黃。昏。時。他。母。親。和。我。往。往。坐。在。這。裏。他。便。弄。著。繁。華。令。奏。一。曲。穆。石。兒。氏。的。樂。曲。十。分。神。妙。真。足。以。打。動。人。的。心。弦。』

神。父。我。永。永。忘。不。了。亨。士。加。士。伯。說。話。時。的。那。張。老。臉。咧。任。是。一。切。名。譽。一。切。榮。光。一。切。事。業。足。以。使。歷。史。增。光。的。比。了。這。一。張。痛。苦。無。限。而。不。肯。哭。的。老。臉。都。